

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大人者不失節

問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但不失其赤子之心按孫疏則謂與老子所云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相同据此則王陽明所謂致良知者似無可議矣孟子斯言豈不近於釋老乎

答

按趙岐此註本有二解其一大人謂君君之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

趙岐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也

其一謂

少小之子專一未變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今玩孟子本文語氣。趙氏後說較爲脗合。蓋卽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意思。故集注特從之。孫疏之說。殆所謂援儒而入于老氏矣。

孟子曰言無實 節

問 趙注謂言無實爲虛妄之言固已。但蔽賢何以謂爲不祥。

答 趙岐章指謂蔽賢蒙顯戮。故爲不祥。又王伯厚云。晏子春秋謂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是說也。

王者之迹熄 節

問 集注詩亡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說者謂平王東遷王政衰微其時無朝覲聘享之事及公卿納誨之辭故其詩無雅而第有風非本爲雅詩而夫子降爲風也王伯厚又謂列國之風迄于陳風株林之篇而止緣王者黜陟之法不行并輜軒採風之典亦廢而王迹益以熄矣不惟雅亡而風亦亡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其說如何

答

孟子第曰詩亡則兼雅亡與風俱亡言之其說自無不可竊謂此章第以末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邱竊取細玩

之則孟子之意可得而見矣。蓋王者之迹莫大乎禮樂征伐二端。其時事皆著于詩。今霸主會盟是擅天子之禮樂。攻取是擅天子之征伐。所謂天下無道自諸侯出也。原其故要由于天子不克自振耳。何者。厲王流彘而宣王一旦赫然中興。吉日車攻。修會同之政。六月江漢奮撻伐之威。天下猶知有周也。迨乎幽王被弑。宗周忽隕。天下羣侯靡不痛心。平王始遷東都。復仇討賊。此字內所仰望也。而乃棄故墟以錫秦。不復興西戎之旅。遣畿民以戍楚。反若感申伯之恩。而四方于是乎解體矣。嗣是鄭莊逞其梟雄。射王見于緇葛。晉武行其

篡奪錫命載于無衣。此桓文之所以乘機而起。而禮樂征伐一變而爲諸侯之事。再變而爲大夫之事。而其義尚可問哉。王迹之不復。則平王實階之屬也。故夫詩亡者。爲其詩非王迹之所繫而佚亡也。如謂雅降爲風。則爲詩亡。試問二南之詩。周召分陝。雅化滂流。得不謂之歌詠王迹乎。豳風之詩。于貉其同。武功載纘。鉄錡破斧。四國是皇。獨非蒐狩征伐之事乎。使王風能若是。鋪陳王迹。則雅雖亡。猶不亡也。然則謂雅亡者。非當日果無雅詩也。想錄詩者以爲詩無關於王迹。徒如茗華何草不黃。諸什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雅亡矣。不必謂

黍離降爲國風也。謂風亡者，非當日果無風詩也。想錄詩者以爲詩非咏乎王迹，徒如鬼爰中谷有羅之章，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風亦亡矣。不必謂風詩迄于株林也。此則雅亡而風亦亡之說也。若夫以風迄于株林而爲詩亡，則夫子作春秋何必託始于魯隱而當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哉。

孔子曰其義 取之矣

問 夫子自謂竊取其義，後儒乃謂聖人有以一字爲褒貶者，又有謂褒貶俱無者。此卽有筆無削之說或又立凡例以釋聖經，果于

義有合乎

答 聖人筆削在已游夏不能贊一詞。是則義者酌一時之權衡。垂萬世之大法。竊謂可得而攷見者。春秋義在尊中國。外四夷。重王章。賤霸業。如終春秋吳楚之莖。不書。想以其蠻夷僭王而削之也。又如會盟一端。定四年卑黜之盟。衛爭先蔡。然經之書會也。仍先蔡後衛。其書盟也。但曰公及諸侯盟于卑黜。且祝佗口中述晉文公踐土之盟。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云云。以爲衛先于蔡之證。今觀僖二十八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則仍是先蔡後衛。襄二十七年弭兵之盟。楚爭先歃。而經之書

會也。固先晉後楚。其書盟也。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哀十三年黃池之會。據吳語。吳先於晉。而經仍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皆聖人特筆尊中國重王章之意也。他如曰成宋亂。曰用致夫人。曰天王狩于河陽。曰大夫盟。曰公在乾侯。尤其顯然易見者矣。安得謂無褒貶乎。

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而亦有子一字見意者。如書初書猶書遂之類是也。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釋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

提遂滅賴。遂滅偃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摶。由此推之。可知聖筆據事直書。因心作則。初非有例之可言。而三傳泥于稱名稱字之說。諸儒如胡文定輩。遂謂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而死。與里克寧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愁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且以孔父仇牧之死爲不足貴。而書名。以叔肸爲賢。而書字。顛倒已甚。善乎顧復初之言曰。如其說。則子貢之徒。續

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邱卒矣。故後人之例初非聖人之義也。

黃氏日抄云。自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

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
凡例也。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祖徠石氏曰。稱人
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
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妾
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去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
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
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麇之師則
後齊。斯可見矣。

顧復初曰。左氏熟于事。公穀近于理。而其言理有害于理。

之正者。如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啓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聩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餽。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益傷之。公羊則以爲齊襄

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君子之澤 節

問 趙注以君子小人分屬大德大凶。集注則以君子小人俱指好一邊說。或謂既俱說好一邊。則君子小人當以位言。君子謂如上章舜禹至于周公者耳。其說何如。

符 推孟子之意以小人屬凶德固未必然若必以位而言亦覺太泥竊謂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計三十年爲一世見雖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固猶在五世之內耳所謂君子小人者不過如大賢小賢之分非以位言自當以君子之澤句關合孔子亦不必以君子指舜禹周公等而轉以小人之澤屬孔子也

閩百詩謂澤不當釋如流風遺韻蓋聖人百世之師流風遺韻雖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况孔子乎因謂澤字當如禮言手澤口澤者是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

人者其形容音響猶可稱述而知。至于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述矣。故曰五世而斬。

天之高也

節

問造歷者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此一歷自有一歷之元耳。集注言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說者據西漢志謂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東漢志則謂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

也皆所謂年月日時並會甲子者是也。西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

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及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

乃又有言歷

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歷者必逆推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于牽牛之次然後始爲上古之歷。元夫七政之行遲速不齊難以復會。所謂並會于牽牛之次意爲渾元之初始有之。近時江慎修先生謂此七政會合其年荒遠。雖精算者亦不能推。故其解千歲之日至則不主歷元說。謂但以歲實之平定者累加之而知千歲之前其年冬至在某日某時。又以朔法之平定者推之而知其年十一月爲某朔。因知冬至

爲朔後幾日又以恒星歲差推之而知其年冬至日躔某宿某處知堯時冬至昏昴中因知日躔在虛宿殷時在女周初在牽牛春秋迄秦漢唐宋皆在斗宋末元初至于今日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逆推可坐而致者也其說如何

答 孟子固未必確指上古歷元是矣竊謂逆而推之千歲之上其日至既可知卽順而推之千歲之下其日至亦可知當兼此二義言之而其事亦未易也治歷自漢以後創法者十有三家其間最著者洛下閎太初歷僧一行大衍歷及元郭

守敬授時厯出。尤爲精矣。迨明神宗時有西洋甌羅巴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發微闡奧。運算制器之精。斯爲前古所未有。時則徐光啟李天經俱通其妙。至于國朝又有宣城梅氏專門之學。及江慎修先生等所謂愈推而愈精也。夫中國厯法。始于隸首。自秦火後。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洋厯法。則與回回算籍同。而加精密。其所謂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法。要皆不出周髀範圍。亦可知。中西二法之同源矣。要之厯數所用。在于儀器。所測在于晷影。取驗在于日食。而其術則原於精算。蓋天體渾圓。西法之

妙在于弧三角。然必知勾股而後可論平三角。必知平三角而後可論弧三角。至于正弧邊角比例相求。佐以垂弧次形。又次形諸法。則正反斜側皆成八線。黃赤經緯交互旁通。而分秒忽微無不悉見。自較之授時法以弧矢命算者。益密益捷。然其原究不離于勾股耳。今畧採各說以備覽焉。至日月盈朔虛及分野圖說已見于前

按楚詞言圖則九重。孰營度之。至地圓之說。發于商高。而大戴禮曾子素問。可以互考。又渾天家亦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今西法之言

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下八重天自

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日恒星天

二十八宿

次日填星天

土次日

歲星天

木

次日熒惑天

火

次日太陽天次日金星天次日

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其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

各天皆有右旋之度

乃日月五星所行

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

喻相符其右行之度雖與古有增減然無大異惟恒星之

行卽古歲差之度古謂恒星千古不移而黃道之節氣每

歲西退西法則謂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每歲東行由今

攷之恒星實有動移其說不謬也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西法則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命日爲九十六度。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制器。則甚便也。其言地圓也。曰地居天中。其體渾圓。與天度相應。中國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常現。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東西亦然。亦百五十里。以周天度計之。知地之全周爲九萬里也。以周徑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徑爲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因以南北緯度定天下之縱。若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其晝夜永短靡不同。惟時令

西華問答 卷二十一
相反此之春彼爲秋此之夏彼爲冬耳以東西經度定天下之衡兩地經度相去三十度則時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相反焉

至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與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數皆以地半徑準之恒星則明末徐光啟推西法爲赤道兩總星圖從赤道中剖渾天爲二一以北極爲心一以南極爲心從心至周皆九百度合之得一百八十度者赤道緯度也周分三百六十度者赤道經度也其恒星俱循黃道右旋惟黃道緯度無古

今之異而赤道經緯則歲歲不同然亦有黃赤俱差甚至前後易次者如精宿距星唐測在參前三度元測在參前五分今測已侵入參宿故舊法先背後參今不得不先參後背也

黃赤宮界十二宮之名見于爾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

如婁

奎爲降婁心爲大火之類

故宮有一定之宿由來尚矣唐以後始用歲

差然亦天自爲天歲自爲歲宮與星仍舊不易今西洋法以中氣過宮

如日躔冬至卽爲星紀宮之類

而恒星既有歲進之差于是

宮無定宿而宿可以遞居各宮此變古法之大端也

其二十八

宿黃赤度分亦
與古法有異

古歷未言差法。蓋歲差起于日躔宿度之不齊。而中星古今不同。則由于歲差。但歲差之說中西復異。中法謂節氣差而西。西法謂恒星差而東。然其歸則一也。考舊歷書謂堯甲子冬至日躔在虛六度。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至秦莊襄王元年冬至日躔斗十二度。昏時壁宿在南方之中。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躔斗十度。唐開元甲子冬至日躔赤道斗中十度。宋慶曆甲申冬至日躔斗五度。元授時歷日在箕九度。明萬曆丁酉在箕四度。蓋自晉虞喜始立

歲差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
每一差退一度今西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抄據
百六十度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焉

平剖之儀器之作古制不可考漢人造渾天儀謂卽璣衡遺制厥
後唐李淳風及僧一行與梁令瓚代有制造大抵以六台
三辰四游重環湊合者謂渾天儀以實體元球繪黃赤經
緯度及綴以星宿者謂渾天象外此則圭表壺漏而已迨
元郭守敬作爲簡儀仰儀闕几景符之屬制器更精詳矣
至明代西洋利瑪竇制渾儀天球地球等器其制亦不外

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極出地。鑄爲定度。此則子午提規。可以隨地度高下。於用爲便耳。徐光啓李天經等遵用西法。制日晷星晷望遠鏡三器。其日晷礮石爲平面。所以晝測日者。星晷冶銅爲柱。所以夜測星者。皆可以得天之正時刻也。望遠鏡亦名窺筒。蓋用以驗日食月食之時刻分秒。尤爲奇妙矣。

圭臬者。卽考工匠人置槩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今西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影。以求相等之兩長影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影爲正。

子午其術簡甚古法測日影。蓋兼冬夏二至而以夏至爲重。自漢人始專論冬至。而西法則謂冬夏二至。前後太陽南北行度甚微。計一丈之表。其一日之影。差不過一分三十秒。則一秒得六刻有奇。差測二三秒。卽差幾二十刻。安得準乎。其法獨用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太陽南北行二十四分。一日之影差一寸二分。卽測差一二秒。不過一刻。較二至爲最密。蓋極度與晷影常相因。宋何承天立表測影。謂自漢以來冬至皆後天三日。近時梅定九先生云。知北極出地之高。卽可知各節氣午正之影。測得各節氣午正

之影。亦可知北極之高。然其術非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則分秒難明。表長則影虛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體甚大。豎表所測者。日體上邊之影。橫表所測者。日體下邊之影。皆非中心之數。郭守敬所以於表端架橫梁以測之。其術善矣。但其影符之制。以銅片鑽鍼芥之孔。雖前低後仰。以向太陽。但太陽之高低。每日不同。銅片之欹側。安能俱合。不合則光不透。臨時遷就而已。西移矣。須易銅片以圓木。左右用兩板架之。如車軸。然更易圓孔以直縫。而用始便也。然影符止可去虛淡之弊。

而非其本。必須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始可以得影也。至西洋之法。又有進焉。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徑千餘分之一。則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實高。于是有地半徑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爲高。則晷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實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減。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于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無也。

數學九章。算法曰粟布。曰衰分。曰均輸。曰盈朒。而極于方。程量法曰方田。曰少廣。曰商功。而極于勾股。方程甚難。以

馭錯操。勾股極深。以馭高遠。古制測天。以勾股爲本。然勾股能御直角。不能御斜角。且天爲圓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勾股不足以盡之。西法則有平三角。弧三角。三角用八線。曰正弦餘弦。正矢餘矢。正切餘切。正割餘割。按西法八線卽中法之緣述。蓋平三角則二邊皆斜。一邊正。弧三角則三邊皆弧。而無所謂正矣。故須于八線中求一線。則可以對表而查其度。是三角有正有銳有鈍。而勾股則直角無鈍耳。其實銳角形須分爲兩勾股。鈍角形須補成勾股。弧三角則于無勾股中尋出勾股也。勾股用邊舉以示例。

不能詳也。三角用角，則可以三百六十之弧度析爲四象限，而立成之法，可以預定矣。借根方之法，大抵卽是強算，而有法以馭之，勾股之缺勾，缺股，缺弦，以及兩勾和，兩股和，兩弦和，必須用此算之，乃得。則又法之形于無法者也。用以測天，斯無不盡之奧矣。

告其妾 相泣于中庭

問 講章俱以今若此句爲齊婦憤極，不忍復出諸口，若然則齊人行乞情事，妾未之悉，何故亦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耶。

答 此皆誤將告其妾曰作一句讀耳不知告其妾三字當作一句上文蚤起施從所見俱在此一告中其曰良人者至今若此乃妻妾兩人共言之詞卽所謂訕而相泣者也

帝使其子九男

節 舜尚見帝節附

問 此言事舜於畝畝之中與所云帝館甥于貳室何以互異又顧寧人言堯妻舜之時已云烝烝乂不格姦則瞽瞍底豫矣所謂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乃孟子推舜之心如此耳其說然與

答 按趙岐注謂今堯典有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殺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逸書所載也。據此則帝使九男二女云云。孟子皆係引書詞。卽後舜尚見帝四語。疑亦是書詞也。至顧寧人謂此已爲替瞽底豫之時。而不順于父母二句爲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亦未盡然。果使是時瞽已底豫。則舜亦安用不告而娶。孟子又何以言如告則不得娶也。竊意當分前後兩截看書。曰釐降二女子。馮汭嬪於虞者。卽孟子所謂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也。其時頑嚚之父母。但烝烝不至於姦。故舜猶以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歸。迨後升聞乃命以位。方所謂舜尚見帝。帝館

錫於貳室。卽孟子云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書曰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孟子言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當在此一時也。

父母使舜完廩 其于予治

問按溫公疑孟有云。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夫瞽瞍豈不欲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藉使殺之。瞍與象將隨踵而誅矣。此特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洪宥齋亦謂孟子旣言堯使九男二女百官以事舜。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

任其事且象欲殺兄而據其妻豈公朝無復有法制乎。孟子復再三爲之辭。所以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孟非孟之說耳。何如。

答

程子謂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悞。而孟子有不暇辨。故集注云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亦不足辨也。金氏亦謂孟子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事迹有無都不必推辨。近時闕氏百詩疑此段父母使舜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以其詞句古雅。有類于尚書文字。竊謂本節雖無書曰二字。然前所引舜往于田。及後舜流共工。亦未稱書曰。則此段或如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同爲古書逸文亦未可定。按晦翁孟子或問有云。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且聖賢于世俗傳聞之事。有失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今据此說推之。如萬章問舜之放象。咸邱蒙問瞽之朝舜。孟子皆歷歷辨之。而于此事則不復置辨者。豈當時孟子所見虞書固有此段文字。或竟如闡君之所疑乎。

鬱陶附解

集注云。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按史記五帝本

紀象乃止舜宮。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又王逸注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集注想本于此。惟按偽古文五子之歌曰：鬱陶乎予心。偽孔傳始釋云：鬱陶哀思也。從此遂以鬱陶作哀思解矣。然攷爾雅：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則引孟子鬱陶思君以証之。邢疏：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亦引孟子趙注以爲証。又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可知象言鬱陶本作喜解。方于下象喜亦喜緊切。蓋象憂亦憂。句乃陪說。而下文萬章第問舜爲僞喜。斯可見矣。

說本閩君尚書古文

疏證

舜流共工 四句

問 莊子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而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据此何以後世俱言舜誅四凶乎。又四凶之罪。果何在歟。

答

此節萬章言舜去四凶。是借以形舜之封象。又左傳季文子言舜去四凶。亦是借以自况其去莒僕。若據虞書舜流共

工一節正在放勳乃殂落之前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堯乃流
共工則是四凶之去乃堯尚在而舜攝位時事也至於四凶
之罪按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共工又諫曰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程子謂共堯之徒及舜登
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
顯而舜誅之又路史餘論鯀與共工正以誹禪見貶而世猶
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竊按諸說皆以四凶誹堯禪
舜故獲罪見誅然以理論之揖遜征誅皆非常法則四凶諫
堯禪舜亦與夷齊扣馬無異在舜尤應避嫌豈得以此言於

堯而誅之乎。故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斯爲論古闕疑之意矣。

幽州 孔疏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其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也。閻百詩謂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其地狹。卽今密雲縣是。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顯頊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冀州所分東北地。其地廣。卽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竊按書本作幽洲。水中可居。居曰洲。則初時幽洲。特洲之別名。不必如九州之州解也。

崇山 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亦臆

度耳。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陵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堯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有驩堯墓者。是或又以爲在嶺外驩州者非也。

三危 傳曰三危西裔之山。惟鄭康成引地記書言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今按隋地理。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按左傳云。先王居橐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胡胤明謂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三危山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

魏書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卽沙州之三危也。

羽山 蔡傳云羽山東裔之山。卽徐之蒙羽其藝。故注禹貢引漢志云東海郡祝其縣南有羽山。而杜預左傳注亦云在

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又隋志胸山縣今海州

有羽山。元和志羽山在胸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

今沂州東南一百十里。與胸山縣分界。近志郟城縣東北亦有

羽山。接贛榆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

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說者

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傳所謂其神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者也。而胡朏明閩百詩則俱謂其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禹貢之羽自在徐域。而舜典之羽當在青域。二者不可以無辨。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舜典孔安國傳謂羽山東裔在海中者合。當從之。

三苗

問 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其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

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据此則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後。但上效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也。而孔注尚書謂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二說不同。孰爲是耶。

答

此亦荒遠難考。汪氏雙池云。鄭孔俱是勉強附會。蓋九黎

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種類。

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熟黎又雲貴川湖之境。今亦多

苗。蚩尤則在北。

黃帝伐蚩尤于涿鹿。卽今順天之涿州。

竊按吳起言三苗之國

左洞庭。右彭蠡。迄今湖南川貴尚有生苗。熟苗則當時竄三

苗者。先儒謂第竄其君耳。烏覩所云邊絕苗民無世在下乎。至於書言竄三苗。及苗頑弗卽工。三苗丕叙。分比三苗。并晚出大禹謨言徂征來格。後人一一分其次第。亦屬臆度耳。

有庫

問 有庫傳爲今湖南零陵縣。又云道州鼻亭。卽有庫之地。孰是。

答

舜都蒲坂。象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幾將萬里。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乎。故閻百詩謂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

亭。謂卽象所封處。然考括地志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蓋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若此則亦非象所封國矣。又越絕書言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又言舜葬會稽。鳥爲之耘。据此又似以象爲獸。蓋南蠻之俗。乘象以戰。驅象以耕。故祀其神。若馬祖牛鬼諸祠。而歷久遂訛傳爲舜弟。未可知也。且舜葬處未必果在九疑。已載卒于鳴條一則。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故說詩者 是爲得之

問

詩序之作。或謂子夏。而程子謂小序爲國史。大序爲仲尼。

朱子則謂後漢書儒林傳有云。衛宏字敬仲作毛詩序。今行于

世。則序乃宏作明矣。葉石林亦謂漢世文章。未有引用詩序者。逮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宏之詩序至此始行。則斷以爲宏作也。惟鄭氏以諸序本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是毛公之前。已有詩序。宏特增廣之耳。近錢

君辛楣謂孟子釋北山此詩。亦是引用序說。以明爲子夏作。其說然歟。又朱子集傳。不用小序。自抒厥旨。果于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有合歟。

答

詩首篇關雎之序。朱子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以下。

居篇首爲大序。而自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

小序

衆篇之序亦爲小序

隋經籍志載先儒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衛宏更加潤色。又程子謂是當時國史所傳。皆或可信。若北山詩爲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讀者皆能推見。必謂孟子釋此詩。已是引用序說。則未必然也。今攷毛傳序說未行以

前漢儒說詩之旨歧出不同。如韓詩之序。關雎刺時也。各家說已

見闕

雎條。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蝮刺

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又韓詩以甘棠爲有司

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

姓。詩人因思其樹而歌之。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以此又以騶虞爲掌

鳥獸之官。以橫從其畝爲橫。由其畝謂東西耕曰橫。南北耕

曰由。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水圓如璧。禮記正義引以五藏六府釋

有物有則。以仲山甫徂齊爲就封于齊。杜欽傳亦同此皆韓說也。

又薛君亦爲韓詩者。名方回字夫子乃薛漢之父非薛漢也謂漢有游女。漢神

也。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謂汝墳詩言王政如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爲祿仕也。謂歲聿云暮。指君之年歲已暮。謂溱洧爲上巳之辰。國人于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又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乃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憫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碩人爲衛人刺莊姜之淫冶姜閔而悔過。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也。又三家俱以凱

風爲母責子詩。又商頌綴旒作嘏郵。謂民之郵舍。言湯布仁

政爲下國諸侯在嘏民之處使不離散。禮記註疏謂引齊魯韓詩說他如

賈誼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白虎通以相鼠爲妻

諫夫。趙岐以小弁爲尹伯奇作。又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

多死。應劭註謂黃鳥詩三良皆出于自欲從死班叔皮北征賦以行葦爲公劉之

德。王符亦以行葦爲公劉恩及草木鄭康成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

作畜。畜孝也。乃定姜因獻公無禮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

孝于寡人也。諸說紛紜不可枚舉。若果毛詩之序出于子夏

不應諸家各持異說如此。但其時齊魯韓三家並立學宮而

毛詩未立。自康成用毛詩序說作箋。由是三家淺微而毛詩獨行。晉唐以來。言詩者率依毛詩序說。迨宋世始有廢序言詩者。則起于王雪山。名質有詩。摠聞廿卷。與鄭夾漈。然夾漈詩傳辨妄。

爲周孚所駁。旋即散去。至朱子因與呂祖謙相爭。遂作辨說以攻小序。其集傳獨本以意逆志之說。自抒厥旨。許白雲王魯齋輩咸宗之。後世至奉爲令甲取士。則所謂詩自毛傳行而諸家廢。及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微也。若夫以詩序爲不可廢者。則馬貴與郝仲輿范處義暨國朝諸先輩俱有持論。茲附錄朱子馬貴與各一則以備攷。

朱子曰小序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耆。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鯁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

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在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于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

誤後學多矣。

馬貴與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于序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

覆也。而其詩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不過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鷓鴣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

外丙 二句

問
趙氏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湯崩時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集註並存其說。宜何從與。

答程子以古人謂歲爲年。但湯年百歲。胡以偏于垂暮之年。有兩幼子。又仲壬四年則爲兄矣。孟子立言。又胡以先弟後兄。故講家多從趙氏之說。然伊尹放大甲於桐。使之密邇先王。原爲借諒陰之禮行之。所謂王徂桐宮居憂也。如趙氏之說。于湯崩已隔六年。說者又不得不以居憂爲服。仲壬之喪耳。若按皇極經世。湯崩以丁未。大甲以戊申卽位。則中間固無外丙仲壬年號也。竊謂玩本文此二句。乃承上句大丁未立連而及之。言湯之子大丁旣未立而卒。外丙則二年而歿。

仲壬則四年而歿。皆追叙湯崩以前事耳。蓋大丁未立句。亦未說出卒字。是三句固同意也。似于上下文語氣較爲明順。

放桐。路史謂尹無放太甲事。固與孟子所言不合。至湯墓所在。集註但本書傳謂卽桐地。近閩百詩則据殷本紀注引康成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以趙岐註桐爲邑。俱未指爲湯墓地。因据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爲卽太甲所放處。謂距湯都南亳。穀熟縣僅七十里。以証湯都不在偃師之西亳。然攷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南五里。

據此則于西亳尤近耳。按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莫能攷。惟漢哀帝建平中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得湯冢于汾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馬賁與云。今河中府。宋太祖乾德中已著諸祀典。又杜預謂湯墓在梁國蒙縣北薄城。括地志又謂在偃師縣東六里。

伊訓曰 自亳

問 趙注牧宮桀宮名。朕指湯自言。湯謂天欲誅桀。由桀自造可攻之罪於牧宮。故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以順天意耳。集註何以不用。

答此二句解作湯言固可。然與通章說伊尹事欠切。故朱注仍依偽古文尚書作伊尹之言也。蓋上句卽湯誓所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謂尹言湯之順天誅桀。由我始其事於亳。正以應上文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二語耳。其偽古文伊訓篇則云造攻自鳴條者。或因書序有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夏師敗績云云。而因改牧宮爲鳴條耶。至任氏四書約旨謂牧宮是湯祖廟。湯爲牧伯。故稱牧宮。古者出師必告廟。造攻自牧宮。謂告祖廟而行。未免出於意揣矣。

亳

湯都西亳在偃師縣。鄭康成及史記注並同。復盤庚後遷此。

惟閩百詩本之皇甫謐。據孟子言與葛爲隣。謂今寧陵縣

北十五里有葛城。

卽葛伯國

與穀熟縣相去八十里。斷以湯都

在南亳卽穀熟。又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爲卽太甲所放處。亦距南亳僅七十里。若謂湯都西亳。則去虞城八百里。尹安能往訓太甲乎。竊按詩宅殷土茫茫。惟偃師得稱殷當爲西亳無疑。至閩君以虞縣桐亭爲太甲所放處。未知確否。祇嫌西亳于與葛爲隣句不合。攷地里今釋則云湯未伐桀。居南亳與葛爲隣。其後又徙遷西亳耳。

殷邦五遷。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言

自契至湯也。

史記契封於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若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其可考者如此

後之五遷說者亦紛紛不一但據書盤庚篇至於今五邦

則五遷應就盤庚已前言之今攷定湯遷西亳一也

在偃師縣

仲丁遷囂二也

史記囂作傲在澤州榮澤縣

河亶甲遷相三也

此故殷城在相

州內黃縣

祖乙遷耿四也

耿城在絳州龍門縣遷後復圮

祖乙又遷邢五也

邢在

州外惟竹書紀年則謂祖乙自耿遷於庇

不曰邢

南庚遷奄

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則不數湯之遷亳路史主其說迨後

盤庚又遷殷

卽西亳在洛州偃師縣

嗣後又遷朝歌或曰武丁始都

或曰武乙遷焉

在衛州東北本妹邑

此則皆在五遷之後也

頑夫廉

問 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意皆反對。此何以云頑夫廉耶。

答 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又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又宋范文正嚴子陵祠堂記。亦稱貪夫廉。則知古本原是貪字也。今本作頑。豈以人之貪者。必其自居頑鈍無恥者耶。

集大成也者 終條理也

問 金聲卽金奏之義。已於論語始作句言其畧矣。所謂集大

成者其義何居。

答樂之爲用不外神人二者。若祀神之樂莫詳於周禮大司樂之文。以六陽律六陰呂各相配合。其曰奏黃鐘歌大呂等節。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卽所謂金奏是也。其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六者請黃鐘大呂等言其均耳。必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是奏樂無不具有五聲八音也。其曰一變再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又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按賈疏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

在郊壇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蓋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代紂樂記之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裔之事。但凡舞亦須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据此則祀神之樂。所謂大成者是也。若敬

賓之樂。以大饗言之。則入門而縣興。

夏奏肆

升堂而樂闋者。卽

金奏也。旣而升歌清廟。

此升字指樂工

下而管象。先舞大武。武舞也。

繼舞夏籥。文舞也。客之出也。則歌以雍。器之徹也。歌以振羽。

卽振

而樂於是乎成矣。以燕禮言之。凡天子諸侯燕羣臣及

聘問之賓。其納賓之樂。同用肆夏。亦所謂金奏也。

大夫燕禮納賓不得

用肆

旣而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洋洋盈

耳。而樂於是乎成矣。

若鄉飲酒禮不用鐘。則但曰笙奏。

至所謂金聲玉振。則

汪君有論。罇鐘特磬各十二。

皆特懸

以應十二律之說。最晰。附

錄備考

汪氏雙池釋大司樂一條云天子之樂罍鐘十二應十二

正律

歌鐘笙鐘則有半律變律變半律

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

歌鐘笙鐘則或十二

或十六皆編懸也

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懸也

如十二辰之位是環列如宮也

如奏黃鍾之宮則以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罍鐘以聲之
笙簫箎管塤篪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
以笙鐘發逐聲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叢
居上下句之間其黃鍾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
羽姑洗爲角應鍾爲和變宮蕤賓爲繆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鐘宣其聲笙磬收
其韻也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鍾律而後擊黃

鍾之特磬以収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搏鐘起。以太簇特磬収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搏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鐘發逐字之聲。頌磬収逐字之韻。搏拊鼓鞀爲之節。鼗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鍾爲和。變宮變林鍾爲繆。變徵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字仍収歸大呂律。而後擊大呂之特磬以収之。若歌應鍾亦然也。凡搏鐘特磬倍於笙鐘笙磬。笙鐘笙磬倍于歌鐘頌磬。堂上貴人聲尚輕清也。然金奏

又有與笙奏不同者。大樂有鐘曰金奏。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小樂無鐘則曰笙奏。如鄉飲酒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中士下士

問 王制但云上士二十七人。不言中士下士之數。鄭注上九中九下九。是其二十七人也。後儒之說不一。而方氏慤黃氏震等。則謂中士下士。諸侯或有或無。其說然歟。

答 按王制於下當其下大夫句下。又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康成謂此承上文仍言聘問之等。故釋

居猶當也。

疏同。

惟徐氏師曾謂此二句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

下。錯簡在此。謂中士三倍於上士之數。下士又三倍於中士之數也。嚴陵方氏則謂上中下士各居三分。共八十一人也。山陰陸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延平周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也。竊按鄭賈俱不作錯簡。於文義固順。然鄭又云非命士不出會。則中下士不得有聘問之事矣。陳氏祥道因謂卿大夫爲賓。士則爲介。義亦可通。但鄭以上中下士各九人。攷之周禮六官皆各有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其六

鄉之內。閭胥卽中士。比長卽下士。六遂之內。鄰長卽中士。里宰卽下士。則侯國之中下士亦必多矣。豈每等士各止九人哉。則其數究難論定也。吳草廬禮記纂言則主陸氏之說至方氏黃氏以侯國中下士或有或無。則與孟子言六等者不對。使無中下士。則止有四等矣。

天子之制地 節

問王制孟子俱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乃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不同何也。

答

王制言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所言地指額祿。卽王制所言田也。若周官大司徒

言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封疆四百里。伯封疆三百

里。其食者俱參之一。子封疆二百里。男封疆一百里。其食者

俱四之一。

惟康成注謂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如其說則當云貢者半其貢者參之一。

四之一不當云食

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

半則附庸小國也。參之一者亦然。如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論語顓與孔子曰在邦域之中社稷之臣是也。王氏應電曰周官五百里以下云云卽詩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以管轄之地言也。其所稱食者半三等。及經傳所載千乘之國。皆以實封之地言也。鄭氏鏗曰。大司馬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也。此所云食者半。及參之四之一亦然。葉氏夢得曰。周官台山林川澤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則謂之田。汪氏克寬曰。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三之一。四之一。孟子王制所言。專主田祿。正周禮所謂食者也。今據諸家之說。一以封疆言。一以可食之地言。此亦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村落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者。不過百十里耳。故

先儒謂周官與王制孟子未嘗不合。又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康成亦謂魯上公封地五百里。加以四等之附庸得七百里是也。竊按諸家謂周官以封疆言。陳氏禮書亦主此。汪武曹則極駁之。但若不主此說。而如康成謂周斥大九州始皆增封。詳下大國地條與李剛主謂巡狩慶地之說。尤不足據。至任翼聖轉疑大司徒文誤。今攷職方所載。亦復相符。又烏得云誤乎。

附庸 書傳民功曰庸。謂其功附于大國以達天子也。白虎通則謂附大國以名通于天子。故注以庸爲通。又王制

注庸墉同。猶屬城也。左傳莊五年。邠黎來朝。名未王命也。注謂附庸未受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書字者。貴之也。任翼聖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邾小邾。是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鄆巫屬魯。是有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是。雖春秋變制。然必古有此法。

天子之卿 節

問
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所言稍異。鄭康成

以王制所云。乃夏殷之制固已。但公卿大夫元士等所受之地。果皆取于天子之畿內與。

答

按王制有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釋者謂三公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釋者謂卿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釋者

夫視子據此則皆取之于畿內。其說相沿久矣。惟方氏回所

釋禹貢五百里侯服之制。則與此說異。其說曰。堯都冀州。兼

後來幽薊營州。其地極廣。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總納銍納

秸納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其爲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

取自用。五百里侯服。則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若

孔安國傳說得大繆。百里采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其訓侯服則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回竊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爲諸侯而謂之斥侯。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焘晦叔書解百里采者。侯服五百里。近甸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爲諸侯。則公侯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千里之內無采邑。其四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爲采邑。二百里爲男邦。三百里爲諸侯。

真得強幹弱枝之道。乃鄭康成解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謂爲夏制。周制未聞。孟子正義引此語。回嘗闕之矣。以禹貢甸服侯服。參攷。初無此制。鄭氏妄也。孔安國之傳。僞也。又金履祥曰。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寢弱。其論亦與方氏合。竊按孔鄭依王制之文。以爲公卿大夫之采邑。皆在畿內。王制所謂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似畿內之地。天子不

能專有則與孟子言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禮者義不相符矣。若方氏金氏依禹貢百里采之文以爲公卿大夫等之采邑皆取之于畿外謂四面近畿一百里之內特攷之周世亦未能指其確據耳。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問 周官言公侯封地與王制孟子不合已詳見天子之制地一條矣。但鄭康成又謂唐虞時疆域中國方五千里至夏衰止三千里。王制分地乃夏殷之制。迨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中國至七千里。故封國始皆益之。此周官所以異於王

制也。至王制與孟子合者。項安世謂漢儒撰王制爵祿之數。大略本於孟子故也。其說何如。

答。康成謂周初因殷之舊。公侯猶方百里。迨斥大九州。始增封之。其說蘇穎濱已疑之。謂如是則其勢必有所併。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王者不爲也。王荊公亦謂苟斥大而增封之。則所黜廢削滅必多。此于人情不合也。据此則當時所併所黜廢者。不知其果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之于四裔之外乎。可知鄭說之難通矣。竊謂王制本仿於孟子。而孟子固言周室頒爵祿。何得謂王制爲夏殷之制乎。今按

大國兵車千乘。子路言志以千乘自任。蓋諸侯百里之國也。再有謙退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自居。卽伯子男之國也。子產亦言大國一同。俱與王制孟子合。則分國之制。宜以孟子爲斷。其周官與此不合者。則惟謂一指封疆所及而言。一指穀土之入而言。其說稍爲近耳。若謂公侯果有四五百里之封。則孟子不應與慎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問 孟子言一夫授田。定以百畝爲率。與王制同。與周禮異。何

居。又王制言百畝之分。上農夫云云。亦有五等。或謂孟子此處糞字。宜依改作分字。然歟。

答。攷周禮大司徒遂人。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而小司徒則又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不惟與孟子王制異。且與遂人異矣。竊按田本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故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而外。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殊也。至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卽小司徒因其口衆口少以授田。其法固相通也。若孟子王制。則但舉田之肥美者而言。

其常耳。

又方氏慤有云。分以均之存乎法。糞以治之存乎力。法定乎上。力出於下。是固有二義矣。而其實不然。竊按古書聲相近之字。卽可假借通用。往往有詞同而字互異者。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皓。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糞之與分。卽同此例。是字雖異而義則無二。故知糞卽分也。蓋皆謂治之存乎力也。今諺亦謂之力分。

江慎修云。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

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三十三畝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三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三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問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

也。

亥唐

問 惠氏定字据韓非子載晉平公之于唐亥。謂孟子言亥唐當係傳寫顛倒。固已。但又謂卽是絳縣老人亥卽老人之名似其事頗不相類。果何如耶。

答 古人多以干支命名。觀晉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推其日數。若非亥爲老人之名。何故忽用亥字計算。故曰是其日數。其者止指老人名亥而言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傳不合。則如尹公他事。全與左傳相反。齊景公招虞人事亦不相符。傳聞

異辭。往往然矣。且惡知其非。因城杞一役。平公始聞其賢而往見耶。

魯人獵較 二句

問

張氏謂獵而較所獲之多少。趙氏謂因獵而較奪禽獸以祭。集註言未知孰是。至孔子亦獵較。講家皆謂爲不禁其獵較。疑此爲乘田時職司其事耳。又陳氏祥道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田獵之禮。而大夫不與焉。或據此以爲是時魯三家僭越。因祭而獵。孔子亦然。

姚姬傳先生經說

其說如

何

答下節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則此宜爲較。奪禽獸以祭。不當如張氏。但云較所獲之多少也。但講家釋爲孔子不禁其獵。較不惟于本句亦字神理不合。且不能剔起下句。況受其賜意。蓋必孔子亦如魯人獵較。以得禽獸。故曰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萬章所以有事道。奚獵較之問也。至謂三家偕行田獵之禮。孔子亦自爲之。則又過矣。夫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曾謂孔子不如子產乎。所謂今也。純吾從衆。拜乎上。則不從。有以知其不然矣。竊按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下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說

不同。孔疏國君諸侯也。馬氏晞孟曰：諸侯在國則全乎君朝于天子，則全乎臣。王制所言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下曲禮所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据此則天子獵統乎諸侯，諸侯獵統乎大夫。此言魯人獵較當是魯君因祭而獵，諸大夫從之。其家衆亦爲大夫較奪禽獸以祭。趙岐所謂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亦聽其家衆奪禽以祭，所以小同于俗而非爲不禁其獵較之謂也。若謂爲乘田時事，則初試爲吏與下節兆足以行不合。故仕于魯句當指夫子爲司寇時，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委吏乘田

問趙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但按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注季

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卽委吏也嘗爲司職吏而畜息蕃。可與趙注有異同歟。

孫疏亦引世家之說

答世家之說。與趙注異。此當從世家。按周禮地官有委人。掌

歛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

收其賦以共祭祀賓客軍旅炊燎蓄糒之用。必合甸聚稍聚

積筭。故曰會計卽委吏也。若趙注言委積其官名遺人。所謂

掌邦之委積者。乃主給發道路之委積。與委人斂野者無涉。
又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機。所以繫牛之物。凡
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故曰司職吏
以芻豢。皆甸田中事故。又名乘田也。若趙注言苑囿芻牧。則
囿人所掌。祇鳥獸游觀之事。未必有牛羊。亦與職人主芻豢
者無涉。

以皮冠

以旌

旌旗之制附

問 閭百詩謂招虞人。必當先期使預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
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於狩之人。如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

旗故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哉。其庶人以
旃二句。孟子特連類而及其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耳。或
以此四招皆爲田制過矣。閻君此論爲講章所未喻。固足以
發蒙矣。此與左傳虞人之言不合。但閻君以左傳爲非是。第按春官司常。國之大閱

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同大夫士建

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旂。縣鄙建旒。道車載旄。旂車載旌。旌旌謂諸

旗之有羽者。道車乃朝夕燕出入者。旂車謂師田所用者。又夏官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大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
載旌。此七旗卽所謂旂車載旌也。据司常及大司馬二條言

諸侯建旂則旂不當以招士也。孤卿建旛及師都載旛則旂不當以招庶人也。又司常言大夫士俱建物則招大夫不當以旌。且大夫士亦不當有異也。未審孟子所言果何招與。按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注謂皮冠卽皮弁然與。

答司常贊大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云云。乃各言其所建用以辨等威耳。若君平日有事以之招士。庶大夫則不妨假借以尊寵之。故於庶人則以旂。士則以旂。大夫以旌。如衛詩子子干旌。子子干旟以招。

國中賢者可見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周禮不合，則七篇中如此類甚多。卽如上節言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與左傳言景公招虞人以弓者異。此節又與傳所載虞人之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者異。」他如周室班爵祿章與周禮殊制，均之未可泥也。

又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圖以冠弁卽皮弁。又以皮弁卽皮冠。此說非也。按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于圃，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果皮冠卽皮弁，固是禮。

服。孫甯何爲而怒乎。又昭十二年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夫去皮冠必非科頭也。然則冠弁者禮服之冠。而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者。田獵用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意如今人于冠上另有風帽。觀左傳云。雨雪王皮冠。與秦復陶翠被連說可知矣。至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與大司馬教治兵。辨旗物之用。所建所載互異之故。見前問內附錄鄭氏一則。備考鄭氏鑿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旗。至於旛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

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旗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旄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蓋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考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爲孤卿。有事則爲軍將。在朝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旄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旄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

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旄也。所迭載者亦旄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其旗可辨。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